

杜鲁门·卡波特节日小说中的认知书写

杜 芳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笔下有一类小说是以圣诞节、感恩节作为背景,书写了青少年主人公的成长认知。这些小说以节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因为节日特殊的欢乐气氛和宗教氛围有助于小说主人公得到不同程度的认知成长,包括智慧认知、道德认知、社会认知,三个方面的认知成长有利于他们对知识的吸取和对自我的完善。

关键词:杜鲁门·卡波特;节日小说;智慧认知;道德认知;社会认知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015-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04

The Research on Cognitive Writing in the Fictions of Festivals by Truman Capote

DU F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A kind of fiction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by Truman Capote, a famous American writer, reflect the cognition of growth from teenagers. Festivals are written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ories is because that the happy and religious atmosphere is helpful for the heroes' cognitive growth, including the cognition of wisdom, morality and society, which can be also helpful for their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and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 Truman Capote; fictions of festivals; wisdom cognition; moral cognition; social cognition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写过三篇以节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分别是《一个圣诞节》《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感恩节来客》(三篇小说收录于《圣诞忆旧集》),三篇小说的背景时间均在节日前或节日中,从三篇小说的题目中便可得知小说发生的背景时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一个圣诞节》是以圣诞节为背景,《感恩节来客》是以感恩节作为故事的发生时间。小说之所以选取节日作为背景时间,因为这两个节日在美国是一年当中最为重大的两个节日,人们为了过节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亲朋好友会在这时相聚。而节日更意味着欢乐的氛围、情感的交流、感恩、分享和宗教教谕等。对孩子们而言,节日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开心的

时刻,这个时间也会成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时间,在成长的过程中,认知方面的成长是成长环节中极为重要的一方面。

认知是一个心理学常用术语。“指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它主要包括注意、知觉、学习、思维和记忆。简而言之,是描述人类意识中难以察觉的活动。”^{[1]233} 少年儿童的成长,是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只有其知识、情感、道德、人格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在社会里适应并发展,少年儿童最终才能成长为一个完善的个体。芮渝萍教授把“认知发展细分为社会认知、自我认知、道德认知、情感认知、智慧认知和环境认知六方面”^[2],这是将

收稿日期:2015-06-22

基金项目:2014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小说研究”(2014Y381)。

作者简介:杜芳(1981—),女,云南昆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认知具体化,从六个方面反映出不同的认知内容。

在三篇小说中,七岁的主人公巴迪的认知同样涉及到认知的各个方面,其中,以智慧认知、道德认知和社会认知最为突出,三个方面的认知展示出巴迪认知成长的不同方面。

一、节日里的智慧认知

关于智慧认知,“智力发展和智慧增长是青少年发展的第二个维度。智慧认知包括青少年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3]252}智慧有来自书本的智慧,也有从实践中获取的智慧。在美国,强调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认为智慧认知主要来源于实践当中。

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巴迪获取的是实践动手过程中的智慧。小说以巴迪和他的朋友(小说中没有告知名字)、苏柯(一只狗)一起为圣诞节做准备为主要故事内容,讲述了巴迪如何学习制作蛋糕,如何拉回并装饰他们砍伐的树木,并在此过程中获取智慧的过程。本来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可对于他们俩却并不容易。他们在几乎没有资金、缺乏工具、年纪一个尚小、一个又超过六十岁的情况下,全凭自己动手做所有的事,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却同时趣味横生。以他们去砍圣诞树为例,他们俩一大早便出发,穿过冰冷湍急的小溪、危险的荆棘路,好不容易来到一片冬青树林,他们挑选了一棵有巴迪两倍高的冬青,用了三十斧把树砍断,接着,“我们使劲拖着它踏上漫长的归途,像拖着一头死去的猎物。每走几码我们就放弃挣扎,坐下来大口喘气。”^{[4]24}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汗水与辛劳换来了很多赞美声,甚至还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棵树。对于他们而言,通过劳动换来的树是无价之宝,没有其他的树能够替代这棵。正因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整个过程艰难,使得整个砍树过程难忘又值得回忆,他们从中获得了一定的观察能力、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等能力,汲取了一定的智慧。这种智慧认知的获取是一个辛苦并快乐的过程,为巴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对其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接着,这种快乐的智慧认知体验在两人装饰圣诞树,并为其他人准备圣诞礼物中达到了高潮。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并没有只停留在快乐的认知中。关于智慧认知,最为深刻的是对死亡的认

知。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如果说快乐带给人的是愉悦的感受体验,死亡则让七岁的巴迪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智慧认知里一项更为重要的内容。快乐之后难免伴随着痛苦。原来,短暂的快乐之后便会有痛苦到来。那个圣诞节竟是他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圣诞节过后,巴迪去了军事学校学习,留下他的朋友和苏柯在家里,苏柯被马踢伤后死去,他的朋友也不久离开人世。死亡让巴迪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这是另一种智慧认知,属于对人生、生命的认知,他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伴随着爱、伤痛和领悟。

在《一个圣诞节》中,巴迪的智慧认知是通过到大城市去开拓眼界而获取的,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在与父亲冲突的事件里显现出来。平安夜,爸爸在家里举办了一场晚会,到会的人全都是一些年纪比父亲大很多的男男女女。父亲和一个比自己至少大十岁的女子跳舞、拥吻,这让巴迪感到惊讶和愤怒。接着,巴迪躲在黑暗中,他看到了父亲在圣诞树前忙碌碌地准备圣诞礼物,爸爸的这一举动让他觉得非常惊讶与痛苦,因为他一直以为礼物都是圣诞老人准备的。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他的认知发生改变,让他感到异常痛苦。小说中,巴迪将礼物打开,用玩具手枪的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父亲,他假装不知道父亲准备礼物的事情,说自己喜欢圣诞老人给的礼物,还问爸爸为他准备了什么礼物?从这里可以看出,巴迪对圣诞礼物究竟是谁给的这一智慧认知具有抵触的情绪,他即使知道真相,也不愿意去面对。巴迪对圣诞礼物这一认知的抵触,实则是对父亲之爱抵触的情感表现。由于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再加上他看到了父亲是靠与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女人结婚从而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的真相后,他表现出情绪上的抗拒和怨恨。小说最后,巴迪坚持要回到南方小镇,他在离开父亲的那一刻说道:“我感到一种最为莫名的痛楚。紧迫的痛感传遍全身。我以为脱掉笨重的城市皮靴,那折磨人的妖怪,那种疼痛就会减轻。我脱了鞋,但那神秘的痛楚没有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未消失;永远也不会。”^{[4]60}长时间缺失父爱对巴迪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痛楚刻骨铭心,容易情绪化,从而使他的智慧认知受到影响。从巴迪身上可以看出,智慧认知与少年儿童的情感培养有密切联系,不能将智慧认知孤立起来,当智

慧认知与情感发生碰撞时,父母的关心与爱是孩子获取智慧认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旦缺失了父母的关爱,便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孩子的智慧认知。

二、节日里的道德认知

除了智慧认知,卡波特笔下还反映了巴迪道德认知的建构过程。这是继智慧认知之后的更高的认知阶段,反映了巴迪即将从知识层面的成长进入到道德层面的成长中去,这是每一个少年儿童成为社会化自我的必经阶段。道德认知强调的是道德的完善和优秀品质的学习,优秀品质包括同情心、宽容、诚实、正义感等。

《感恩节来客》是一篇强调要具有宽容之心的成长故事。宽容之心是道德中一项重要的优秀品质。小说主人公依然是巴迪。巴迪在学校受到同学奥德·汉德森的欺负,因此想对奥德进行报复。他极力想寻找报复的机会,表姐苏柯提议让他请汉德森来家中过感恩节,借感恩节来调节他俩的关系。当巴迪发现汉德森拿走了他和苏柯一直很珍视的胸针后,便借着大家吃饭的时候将汉德森偷窃的行为故意讲了出来。巴迪的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于他是有意让汉德森出丑,他的报复心理使他丧失了理智。而之后苏柯却告诉他,要学会宽容,“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4]120}苏柯通过这件事,告诉巴迪宽容比报复的力量要大得多!

巴迪的年纪尚轻,因为阅历和年纪的原因,他无法理解人生的诸多道理,道德认知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巴迪便是在不断的磨砺和学习中成长。并且,巴迪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其道德认知常常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他与汉德森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学生之间经常出现的恃强凌弱现象,巴迪被汉德森欺负,客观上看,错确实在汉德森,但如何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以暴制暴?还是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年幼不谙世事的巴迪想要以牙还牙,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可看似单纯、与外界交往不多的苏柯却显然比巴迪要成熟、理智得多,她觉得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她想要趁着感恩节培养他们之间的友谊,化干戈为玉帛。小说精彩之处,也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在于巴迪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按照苏柯的愿望进行。按照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6

岁到10岁的孩子还处于他律阶段,他们虽然服从权威,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能对成人的权威提出质疑。”^[5]小说中的巴迪处于这个年龄段,他并没有一味听从苏柯的安排,并且,他还没有形成一套自律道德观,无法对事情做到完全合理的处理。汉德森到他家过感恩节的那天,巴迪根本无法冰释前嫌,相反,他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当机会被他找到,他便让汉德森在众人面前出了丑。仅从小说的表面上看,汉德森的行为属于罪有应得,可小说的教育意义并未停留于此。很多时候,孩子犯错只是表象,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家庭。汉德森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的性格缺陷来自于社会和他的家庭。他们所在的家乡阿拉巴马遭遇了大萧条,汉德森的家庭处于贫困之中,一家十口挤在黑人教堂旁的四间房的屋子里,他之所以偷胸针,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贫穷,他没见过那么好看的东西,胸针深深地吸引了他,以至于让他产生偷窃的念头。追根究底,这也是家庭原因造成的。试想,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看多了好东西,胸针对他们而言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吸引力。并且,从小说中交代的汉德森的情况来看,他“因为成绩太差和行为恶劣,我们校长不许他再来上课,所以他冬天就在一个牛奶场做帮手。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之后不久,他搭车去了牟拜耳参加商船队,然后就消失了。”^{[4]121}由此看来,汉德森并没有拥有大好前程。当时年幼的巴迪其实看不到这些问题,他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他无法理解苏柯的一番苦心,只觉得自己委屈,苏柯的话也只是模糊地理解。随着年纪渐长,当他回想起这桩事情时,他意识到自己当时的错误,“时间过去了,我(巴迪)明白她(苏柯)是对的。可那时我能理解的,是因为我的报复失败了,我的方法肯定错了。奥德·汉德森——他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表现得比我好,甚至比我诚实。”^{[4]120}汉德森虽然错在前,可他能在众人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现出诚实、坦诚的一面。其实,汉德森的行为意识还与他的年纪有关,小说中交代汉德森是12岁,按照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10岁到11岁以后的孩子开始处于自律阶段,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开始具有了伦理方面的判断,能决定自己的行为,汉德森已经显示出具有自己的行为判断,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明显优于巴迪。而巴迪因为比汉德森年幼,他的年纪还停留在他律阶

段,故意让汉德森出丑的行为使他的报复显得很狭隘,显示出他报复的错误方式。巴迪通过这件事情,其道德认知得到了提升,或许经过是痛苦的,巴迪却明白了宽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重要性,这或许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在痛苦中成长,已经成为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巴迪的道德认知经历了受欺负——报复——醒悟的过程,亲身经历比起道德宣讲更让人感受深刻,对巴迪而言是其道德认知建构的一段重要经历。

另外,小说中还涉及到巴迪的道德情感问题。道德情感是道德认知的三个方面之一,“道德情感包括由与道德有关的行为产生的内疚、羞愧或者自豪等感受”^{[3]240}。巴迪在感恩节那天让汉德森出丑后,其道德情感表现出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揭露了汉德森在偷窃行为之后,他认为苏柯小姐为了帮汉德森圆谎而觉得苏柯背叛了自己,感到愤怒,到意识到自己的方法错误而感到模糊的自责和愧疚,再到过后回忆起来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正确而感到由衷的内疚和羞愧,这种情感的认知伴随着巴迪成长的步伐,说明他已经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道德认知。

不仅如此,从小说主人公的道德认知情况来看,巴迪和汉德森的道德认知属于习俗道德水平中的人际和谐与一致阶段遭遇了困难。劳伦斯·科尔伯格将道德发展划分为四水平六阶段,分别为:前习俗道德水平、习俗道德水平、过渡水平、后习俗与原则道德水平。前习俗道德水平包括服从与惩罚阶段、利己主义定向阶段,习俗道德水平包括人际和谐与一致阶段和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阶段,后习俗与原则道德水平包括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和普遍伦理原则阶段。巴迪的情况是属于习俗道德水平中的人际和谐与一致阶段中遇到了问题,这一阶段要求个体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要求在交往中做到关心别人、珍惜他人,做到信赖且忠实于伙伴,并且不断鞭策自己遵守规则和自己内心的期望。对于年幼的巴迪来说,学校便是一个小社会,意味着他需要和同学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而他无法处理自己与同学的矛盾,他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已经完全不可能去顾及对方的感受,当时,他和汉德森之间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如何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习人际交往的重要一课,也是道德认知的重要一环。除了巴迪,汉德森也同样在人际和谐与一致阶段中遭

遇了困难,并且,从小说中得知,在他身上是长时间存在这个问题。他是学校里的恶霸,无论年纪比他大抑或比他小的学生都害怕他,被他盯上是一件极为不幸的事,巴迪便不幸成为他的目标。经过感恩节的事情后,汉德森放过了巴迪,但他依然禀性难移,只是将目标转移到别的学生身上。对汉德森而言,他的伦理认知中的人际交往出现困难,他的交往方式便是欺负比他弱小的同学,用打架等暴力手段与别的同学建立一种畸形的人际交往关系。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打架其实是汉德森不知道如何与别的同学进行正常交往的表现,是汉德森想通过打架来与他人交往并证明自己是强者的一种方式。

道德认知是继智慧认知之后更高层面的认知阶段,它已经从单纯对知识的汲取转向道德层面的自我规范与要求,如何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是巴迪和汉德森面临的下一个认知的重要问题。“所谓他律,是指青少年对社会道德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绝对权力的信任或畏惧之上;而所谓自律,是指青少年对社会道德的自觉遵守,这种自觉性的来源不是对社会惩罚性权力的惧怕和畏惧,而是对社会道德规范的理性接受和认同。”^{[3]241}由于年纪的关系,巴迪的道德认知处于他律的阶段,而汉德森年长,已表现出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情况,他们两人的道德认知还处于发展之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感恩节那天之所以对巴迪和汉德森的道德认知发挥了积极作用,感恩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感恩节,巴迪家的亲戚朋友不远万里欢聚在一起,苏柯忙了很久就是为感恩节准备晚宴,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幸福当中。汉德森来到之后,也深受巴迪家温馨幸福气氛的感染,他早已把自己和巴迪的不愉快抛之脑后,他沉浸在安娜的钢琴演奏之中,之后合着安娜的琴声演唱了一曲,这些都让汉德森和巴迪有着与平时不一样的愉快体验,在内心愉悦时候的教育效果要比心理状况不好时的效果要好得多,也因此使道德认知的建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节日里的社会认知

节日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成长认知表现于社会认知。“社会认知是青少年认知发展的第五个维度,也是最重要的维度。它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认

识和态度,以及相应的社交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的发展。”^{[3]241}不能说巴迪因为年幼便不具备社会认知,社会认知从婴儿时期便开始了,在人的一生中,少年儿童处于社会认知的快速发展期。

三篇小说都共同反映了节日里特殊的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知表现在为节日做准备和节日里与他人的交往而涉及到巴迪对他人的认识。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巴迪和他的朋友为圣诞节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他的意识里,人们因为过节而变得和善、友好,巴迪也愿意将这份美好传递出去,他们向每一个人赠送自己制作的蛋糕,包括那些只遇见过一次甚至是素未谋面的人。在巴迪心中,人人都是和善的,特别是他的朋友“她”(小说中没有出现这个朋友的名字)，“她”虽然比巴迪年纪大很多,但在巴迪的心目中,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巴迪最为珍视的,在小说中,她俨然成为巴迪的成长引路人,他的社会认知多数源于她。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生活在简单之中,经常和巴迪一起放风筝,生活在两人的天地中,正因为这种简单,使巴迪感受到那种朴实的快乐,以至于使他对社会的认知也变得简单。在小说结尾,巴迪去了军事学校学习,他的社会认知从以家乡为代表的南方社会转移了,与人的交往增多,小说并没有交代具体情况,但从这些信息可以推测出来。小说最后,当巴迪得到她不在人世的消息时,“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4]35}由此可看出虽然环境在变,可巴迪与朋友之间的情谊并没有发生改变,他对友情的重视也是其社会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朋友同样出现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感恩节来客》中,并且,这种珍视朋友之间友谊的主题思想贯穿于三部小说之中,朋友已经成为巴迪社会认知的重要引路人,巴迪的社会认知无法脱离朋友对他产生的影响。

另外,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少年儿童的社会认知。按照心理学的阐释,“(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增加新技能的过程,还是一个不必要的技能逐渐消退的过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被感知的信息能够被识别,以及如何理解这些信息。”^{[1]215}《圣诞忆旧集》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感恩节来客》反映的是美国南方文化,而《一个圣诞节》则既有美国南方背

景,又有新奥尔良的美国城市文化。三篇小说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使巴迪遭遇了不同的社会认知。

在《一个圣诞节》中,巴迪因为经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下成长认知的增长。巴迪从南方乡下进入到新奥尔良,意味着美国南方文化向美国城市文化的转变。并且,正因为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使巴迪明显地感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们之间思想、行为的差异。巴迪的父母离异,巴迪的童年几乎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乡下度过,童年的他感受最多的是美国南方文化。圣诞节快到了,巴迪受到父亲的邀请,来到新奥尔良过圣诞节,巴迪看到了大城市的生活与南方的生活相比,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街上满是各种汽车在跑,人也比南方乡下多了,特别吸引巴迪目光的是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有一架大型飞机模型,而父亲所住的房子大且气派,“它很可能被当成某个富人的家,或者,一个品味高雅的人的住所。”^{[4]51}这些使巴迪开阔了眼界,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城市文化的吸引,这是因为他内心还是怀念家乡的朋友和生活状态,怀念家乡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化,他对城市有抵触心理,也使他抵触以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巴迪之所以抵触城市文化,除了环境因素以外,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父亲。初来乍到的巴迪一开始并不了解父亲的具体情况,虽然偶尔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非常态的生活方式,但他内心深处一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不愿揭开这个伤疤。当他亲眼看到平安夜父亲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相信了母亲的话,只能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人的认知受到了父亲和他的那些“朋友”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巴迪不能接受这一切。在他的主导意识里,美国南方的生活方式简单,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情感和想法,人们活在宗教氛围浓重的环境之中,崇尚的是自然与真情,不受过多物质的干扰。而父亲看似生活在大城市,可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有着太多的问题,他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富足生活不惜去与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寡妇结婚,滋润的生活背后是膨胀的欲望与不择手段。这段社会认知对巴迪的内心而言是痛苦的,但他又不得不去面对。最终,经过了这段短暂的新奥尔良之行之后,巴迪选择了回家,尽管父亲极力挽留他,他不愿意

再继续接受这种城市文化带来的社会认知。或许,正因为有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才使巴迪对自己内心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明确的认识。从客观上看,巴迪因为特殊的家庭情况让他获得了超出了他实际年纪该有的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知更多的是对他幼小心灵的伤害。

《感恩节来客》中的巴迪经历了故意在众人面前让汉德森出丑一事后,他对汉德森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也认识到自己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有不妥之处,这便是他社会认知不断增长的具体表现。

总之,三篇小说是巴迪成长的生动记录,小说以圣诞节、感恩节为背景,分别从节日里的智慧认知、道德认知和社会认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节日是儿童成长的特殊时刻之一。在这段时间,巴迪经历了知识的增长,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知道了宽容的重要性……这些是巴迪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从认知书写解读卡波特小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与《冷血》写作不一样的卡波特——具有成

人的智慧,却同时拥有不老童心的卡波特。从某种程度上看,巴迪其实带有卡波特自己童年的印记,巴迪和苏柯的感情实则就是卡波特自己和表姐哈帕·李之间的真挚情谊。时光荏苒,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存留在卡波特的脑海中,他将这段记忆用文字存留下来,让我们在阅读这些小说时仿佛看到了卡波特自己的成长片段。

[参考文献]

- [1] SHAFFER D R. 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第六版)[M]. 邹泓,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 [2] 芮渝萍,范宜. 认知发展——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J]. 外国文学研究,2007(6):34.
- [3] 芮渝萍. 成长的风景——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4] 卡波特. 圣记忆旧集[M]. 潘帕,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2.
- [5] 陈会昌. 道德发展心理学[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90.

(上接第14页)

其实何止“儿童”与“儿童文学”是建构起来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建构。陶东风在《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一文里写道:“‘文学’不是前人留下来的所有文献(这是前文学时代的泛文学观),而是用‘文学’标准圈出来的部分文献,这个‘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文学’的定义,从来都是,也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说,尽管人们早已有了荷马、但丁,但只是到了19世纪,才出现了“文学”。^[7]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相对于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建构主义本质论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一种前卫的理论与方法,理应成为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利器。朱自强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儿童文学理论素养,及对西方最新最有影响之理论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在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方面走在了时代

的前沿。

[参考文献]

- [1] 朱自强. 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M]. 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 [2] 朱自强.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151.
- [3] 陶东风. 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 [4] 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M]. 陶东风,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2-143.
- [5] 李银河. 福柯与性[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4.
- [6] 陶东风. 文学理论: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J]. 文艺争鸣,2009(7):14.
- [7] 叶秀山. 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J]. 中国社会科学,1990(4):22.